

中兴小纪

〔宋〕熊克 著
顾吉辰 点校
郭群一 校



82453
1
2

〔宋〕熊克著
顾吉辰
郭群一点校

中兴小纪

1529/10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福州

3

268913

中兴小纪

(八闽文献丛刊)

(宋)熊克著 顾吉辰 郭群一点校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5.75印张 2插页 374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480

书号: 11173·106 定价: 3.05元

点校说明

《中兴小纪》四十卷，宋熊克撰。

熊克，字子复，福建建阳人。绍兴中进士第，知绍兴府诸暨县，有政绩。孝宗时，官至起居郎兼直学士院，后出知台州。卒年七十三。据《宋史·艺文志》，熊克有《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今《永乐大典》仅存十一卷，“首尾零落，已无端委”。

熊克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是御史大夫熊博之后。他“好学善属文”，“博闻强记，自少至老，著述外，无他嗜”。（《宋史·文苑传》）对宋代历史有较深的研究。

《中兴小纪》是熊克所撰的一部记载宋高宗一朝史事的编年体史书。“是编排次南渡以后事迹，首建炎丁未（一一二七），迄绍兴壬午（一一六三），年经月纬，勒成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于熊克“尤淹习宋朝典故”，所以在他所撰的《中兴小纪》中，保存了大量当时的典章制度，这对于研究南宋高宗朝的典章制度的演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另外，熊克在撰写本书时，广征博引，辑录资料颇多，其中不少引书今已散佚，因此，本书的史料价值，也是很值得重视的。陈伯玉《书录解题》称《中兴小纪》“往往疏略多抵牾，不称良史”。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称其“上援朝典，下参私记，缀缉联贯，具有伦理”。不难看出，《四库》馆臣的这一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

熊克所处的南宋时代，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激烈的时期。高宗赵构建立的南宋王朝，就是在这种矛盾斗争的隙缝中产生的。它几经迁徙，终于在广大人民的英勇抗金斗争中，

坐稳临安，维持了它的统治。但是，围绕着对金和战问题，在南宋统治集团内部一直存在着斗争。熊克，在宋金和战的政治旋涡中，无疑是个主和派。他的这种政治态度，在《中兴小纪》中有着明显的表现。对此，清代学者廖廷相在为《中兴小纪》所作的跋文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观此书所纪，多诋抑李纲、赵鼎诸贤而傅会和议，是非已谬于当时。君臣谀颂之辞，琐屑必录，而韩、岳战功反略；武穆之冤，未能表白；所征引如汪伯彦《时政记》、朱胜非《闲居录》等书，尤属诬辞，殊少别择。”即使如此，跋文仍然认为，此书乃“宋人旧帙，于中兴事迹亦有可备参考”。撇开熊克撰书时所持的观点不谈，读者仍然能够从本书中获得不少有用的历史材料。这对于研究宋史，特别是南宋高宗一朝史事，还是很有益处的。

《中兴小纪》一名《中兴小历》，原书久佚，赖《永乐大典》得以保存。现据清光绪十七年广雅书局廖廷相校刻本整理标点，第一至二十卷由顾吉辰同志标点，第二十一至四十卷由郭群一同志标点。个别错字，径行改正。

点校者

一九八三年六月

中兴小纪目录

卷 一	(1)
起建炎元年五月尽六月	
卷 二	(16)
起建炎元年七月尽十二月	
卷 三	(29)
起建炎二年正月尽六月	
卷 四	(40)
起建炎二年七月尽十二月	
卷 五	(55)
起建炎三年正月尽三月	
卷 六	(68)
起建炎三年四月尽八月	
卷 七	(79)
起建炎三年闰八月尽十二月	
卷 八	(91)
起建炎四年正月尽六月	
卷 九	(106)
起建炎四年七月尽十二月	
卷 十	(122)
起绍兴元年正月尽六月	
卷十一	(132)
起绍兴元年七月尽十二月	

卷十二(143)

起绍兴二年正月尽六月

卷十三(158)

起绍兴二年七月尽十二月

卷十四(173)

起绍兴三年正月尽六月

卷十五(184)

起绍兴三年七月尽十二月

卷十六(196)

起绍兴四年正月尽八月

卷十七(210)

起绍兴四年九月尽十二月

卷十八(221)

起绍兴五年正月尽六月

卷十九(232)

起绍兴五年七月尽十二月

卷二十(240)

起绍兴六年正月尽十二月

卷二十一(253)

起绍兴七年正月尽六月

卷二十二(264)

起绍兴七年七月尽九月

卷二十三(274)

起绍兴七年十月尽十二月

卷二十四(284)

起绍兴八年正月尽六月

卷二十五	(295)
起绍兴八年七月尽十二月	
卷二十六	(305)
起绍兴九年正月尽六月	
卷二十七	(316)
起绍兴九年七月尽十二月	
卷二十八	(325)
起绍兴十年正月尽十二月	
卷二十九	(342)
起绍兴十一年正月尽十二月	
卷三十	(357)
起绍兴十二年正月尽十二月	
卷三十一	(369)
起绍兴十三年正月尽十四年十二月	
卷三十二	(384)
起绍兴十五年正月尽十六年十二月	
卷三十三	(395)
起绍兴十七年正月尽十八年十二月	
卷三十四	(407)
起绍兴十九年正月尽二十年十二月	
卷三十五	(417)
起绍兴二十一年正月尽二十三年十二月	
卷三十六	(429)
起绍兴二十四年正月尽二十五年十二月	
卷三十七	(441)
起绍兴二十六年正月尽二十七年十二月	

卷三十八 (456)

起绍兴二十八年正月尽二十九年十二月

卷三十九 (467)

起绍兴三十年正月尽十二月

卷四十 (476)

起绍兴三十一年正月尽三十二年六月

附录

宋史本传 (491)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492)

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493)

直斋书录解题 (493)

铁琴铜剑楼书目 (493)

廖廷相跋 (494)

中兴小纪卷一

建炎元年（岁在丁未）夏五月庚寅朔，大元帅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上，道君皇帝之第九子，母曰贤妃韦氏，以大观元年五月乙巳夜生于宫中，红光照室。初，赐名，授武定军节度，封蜀国公。二年，进封广平郡王。宣和四年正月，冠于文德殿，赐字德基。三月，出外第，拜太保，遂安、庆源两镇节度，封康王。上博涉经史，道君问以古事及应诏制述，率尝称旨。五年，娶邢焕次女，封嘉国夫人。尝侍道君习射于鄂王府，上挽弓至一石五斗。

宣和末，金人内侵，渊圣皇帝方受内禅，敌骑抵城下，遣燕人吴孝民赍书请和，欲得亲王、宰相为质。时诸王皆从道君南幸，惟上与肃王留京师。渊圣召上，具言孝民所陈，上毅然请行。遂命少宰张邦昌副上，使于金寨。时敌兵四绕，上意气闲暇如平日，数与大将沃哩布（原名斡离不，今改正。下同。）观蹴鞠杂伎，留军中经月。会都统制姚平仲以所部兵劫寨。平仲，古子也。金人以用兵责使者，邦昌惧而泣，上止曰：“为国家何爱身邪！”沃哩布由是惮之，不欲上留，更请肃王。渊圣嘉上忠勤，还，拜太傅。

靖康改元，冬，金人再入寇，刑部尚书江都王云奉使至金寨，先遣亲吏李裕回道沃哩布语，须康王亲到议乃可成。于是上奉诏使沃哩布军请缓师，云副之。上请门下侍郎开封耿南仲偕行，渊圣曰：“南仲老矣。”乃令其子中书舍人延禧与观察使高世则为参议官。世则，瑗孙也。以十一月丁丑发京师，昼夜行，庚辰，

至相州，民遮道曰：“肃王已不反，乞大王起兵拒敌，不宜北去。”辛巳，至磁州。初，王云使金归，过磁、相，劝二郡为清野计，二郡从之，悉扃近城民居，运粟入城。洎金人再至，果以磁、相无粮由他路入。二郡人怨云，以为云通于敌。磁有崔府君祠，乃东汉之崔子玉也，封嘉应侯，号曰应王。上至，州人拥神马，谓应王出迎。守臣、秘阁脩撰义乌宗泽启上，宜谒其庙，云从上入。上既出，云为百姓所害。上檄泽捕得害云者斩之，乃定。磁人力请上毋北去，谓离北门五六十里即有敌兵。知相州、直龙图阁祁门汪伯彦蜡书至，亦言金遣五百余骑，沿路问上所在。于是延禧等皆劝上回相州。

闰十一月，朝廷议画河，遣金书枢密院临川聂昌之河东，耿南仲之河北，皆为割地使。昌偕金使至绛州，绛人杀之；南仲偕金使王訥至卫州，卫人几杀訥。南仲遂如相见上，乃与南仲连衔揭榜，召兵勤王，人情大悦。戊申，上登郡圃飞仙亭，因持弓矢咒之曰：“若次第中此牌字，则必闻京师音耗。”果三发三中，左右动色相贺。己酉，上与幕府从容语曰：“夜来梦皇帝脱所御袍赐吾，吾解旧衣而服所赐，此何祥也？”顷之，报京师使臣来，乃武学生借阁门祗候秦仔赍蜡诏，命上为大元帅，陈亨伯元帅，汪伯彦、宗泽副元帅，速领兵入卫。上捧诏呜咽，军民感动。上乃命耿南仲同预军谋。

十二月壬戌朔，大元帅开府，除汪伯彦为集英殿修撰。上初开府，服排方玉带，语伯彦等曰：“吾陛辞日，皇帝赐以宠行，吾逊辞久之，皇帝曰：‘朕昔在东宫，太上解此带赐朕，卿宜收取。’不得已拜赐。”癸亥，南仲等言军行先藉粮食，今勤王之师经由河北、京东两路，乃差徽猷阁直学士、河北都漕乐寿张慤，直龙图阁、京东漕臣邵武黄潜厚并随军应付。乙丑，阁门祗候侯章赍蜡书至，催发勤王兵。章言辞陛日，皇帝谕臣曰：“康王辟

中书舍人从行，可令便宜草诏，尽起河北兵，守臣自将入援。”是夜，上命耿延禧草诏，晓颁诸郡，惟中山、庆源被围不得达。元帅府五军总一万人；上遣使招剧贼杨青、常景等，皆效顺，又得万余人。丁卯，上欲领兵渡河，与幕属谋所向。或请出濬滑，或请渡王俞，或请趋魏县，言人人殊，犹预未决。汪伯彦独曰：“非出北门济子城不可。”众莫能夺。上从之。仍遣前军统制刘浩统兵出南门，阳为濬滑之行以疑金。乙亥，上发相州，使臣驰报黄河未冻，众失色。上祷于天地河神，至子城渡，报河冻已合。丙子，上总师渡河，至大名，都漕、权府事张慤与北道副总管奉符颜岐，率众郊迓。时京城围久，及上驻北门，而四方事皆取决于帅府矣。壬午，副元帅宗泽部兵二千人自磁州先诸军至，上大悦。癸未，知信德府、直徽猷阁梁扬祖兵万人、马千匹继至。诸将兵官如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皆在麾下。扬祖，子美子；傅，授子；俊，成纪人；沂中，崞县人；师中，秀容人。上问扬祖孰优？扬祖以俊对，上亦喜俊，自此常在左右。上留扬祖为随军转运使。甲申，始闻金人登城，敛兵不下。渊圣诏：“见通和，卿等兵未可动。”上涕泣，知诏书为敌人所迫。宗泽请进师直趋开德，解京城之围。汪伯彦执讲和之说，且言：“敌兵十万，吾军才一万三千人，如何解围？合使大王安居，更檄宣总司陕西、江淮勤王之师，约日俱进，乃可破敌。”时北道总管赵野至南京，与宣抚使范讷合军，自号宣总故也。野、讷，并开封人。伯彦请上移军东平，则措身于安地；身安，国难可图。上问耿南仲，亦以为然，遂决东去。泽请自领军至都城，许之。戊子，泽兵行出南门，进屯开德府，扬声大元帅在军中。庚寅，上离北京。

二年正月辛卯朔，上入东平府界。癸巳，帅臣卢益、漕臣黄潜厚率众出迓。上达府治。丁酉，右文殿脩撰、知冀州权邦彦以兵千人至，上命屯开德，隶于宗泽。壬寅，徽猷阁待制、知河间

府黄潜善与高阳关副总管杨惟忠将数千兵至。益，开封人；邦彦，乐寿人；潜善，潜厚弟；惟忠，西戎部族也。潜善请上移书沃哩布，与辨曲直，令退军通京城之问。耿南仲曰：“使敌知元帅府所在，非利也。”潜善计不行，乞戍兵于曹。从之。上留惟忠为元帅府都统制。丁卯，上以京东漕臣闫邱生所领濮州兵，及深州守臣姚鹏、博州守臣孙振等兵一万四千隶宗泽；新降到贼军丁顺，及军州王澈、广济军孟世宁等兵三万七千人隶潜善。壬申，上以约诸路合兵而来东平，去京师差远，与幕属议进屯济州。庚辰，上发东平府。癸未，至济州，诸路兵大集，军费日广。梁扬祖言：“京城围久，盐法不通，宜比榷货物法，许人入钱给钞请盐。”上从之。才及一月，给钞一百万缗，公私俱便。宗泽帅兵至韦城，与金大战，败之。丙辰，上奏除泽徽猷阁待制。丁巳，黄潜善以机事赴府禀议，且引探事人张宗得金人伪赦〔敕〕，并迎立孟太后书。上挥泪大恸，期身先士卒，追二圣于河北。诸将曰：“此将臣职尔！大王乃宗社所系，不可轻举。”时兵部尚书吕好问亦遣勇士李进持帛书至。好问，希哲子也。戊午，上以便宜除汪伯彦显谟阁待制充元帅，而黄潜善为副元帅。癸亥，耿南仲等率文武官吏劝进，书再上，上流涕不受。诸路率守监司推戴无虚日。使臣郑安自京回，传到少帝鬻血书襟诏，上读之恸哭。南仲以下又言：“帝王之兴，必有受命之符。大王陛辞，皇帝赐以排方玉带；大元帅建府，有赐袍异梦；四方申呈，或曰靖王。今始悟靖之为字，皇帝立十有二月而元帅府建，则靖康纪元实为符兆。愿大王亟即位以应天心。”上不纳。丙寅，张邦昌以咨目至，大略言国祸之酷，权以济事，故宁忍死而报之于殿下。上答邦昌书亦曰：“九庙不毁，生灵获全，皆相公之功。”邦昌又遣上舅忠、州防御使韦渊赍书称臣，且言封府库以待。又曰：“臣之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丁卯，吏部侍郎汝阳谢克家以邦昌命，

賁玉玺至，文曰“大宋受命之宝。”克家跪进，上恸哭，命汪伯彦司之。皇太后遣左丞安岳冯澥、权右丞相李回来说奉迎。澥，康邸旧人也。又令侄、权卫尉卿孟忠厚賁书诣上，略曰：“王其速驱輿卫，入处宸居，上以安九庙之灵，下以弭四方之变。”上览书，乃命移檄诸道，具言邦昌恭顺之意，约束不得乱入京城。于是济之父老，请上即位于济。宗室仲琮议用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幕属难之，谓宜如唐肃宗即尊位以定天下。又宗泽言：“恐邦昌等阴与金结，毋或深信。且开封于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中，汴漕尤易，庶为万全。”时使臣曹勋自河北窜归，进道君御札曰：“便可即真，来救父母。”上恸哭拜受，由是决意趋应天。庚辰，上发济州，鄜延副总管刘光世来，上命光世都提举五军。光世，延庆子也。金书枢密院沙县曹辅来。癸未，上至应天府。甲申，皇太后遣吏部尚书仙井王时雍、开封尹永嘉徐秉哲奉乘輿服御来，而张邦昌继至，伏地恸哭请死。

丙戌，上以便宜进汪伯彦、黄潜善为杂学士。于是耿南仲议改元，谓宜仿艺祖建隆之号。且本朝以火德王，请曰建炎云。改元，大赦天下，除常赦所不原者。赦书首令从臣监司都守访求文武才略出伦之士，虽布衣亦听举。又误国害民如蔡京、童贯、王黼、朱勔、孟昌龄、李彦、梁师成、谭正及其子孙见流窜者，更不复叙。民货常平钱穀，悉与蠲放。又散敛青苗，本以便民，岁久法弊，反为大患，亦令罢去。祖宗上供，自有常数，后缘岁增，不胜其弊，当裁损以纾民力。比来州县受纳租税，务加概量，以规出剩，可令禁止。应临难死节，义不受辱，出使军前及因守战歿于王事，许其家自陈，优与褒赏。应违法赋敛，与民间疾苦，许臣庶具陈，言虽诋讦，亦不加罪。初，睢阳当五代之末，有狂僧日呼于市曰：“此地将有圣人出世。”及我太祖以归德之节，受周禅而国号宋，人以为应矣。至是乃正应其语。上之将即位也，

门下侍郎耿南仲等请用汉光武故事，为坛于宋之阳，先告天地，北望二圣，然后受命。及上登坛受表，涕泗交流，百官环侍，无不感动。因名其坛曰“中兴受命之坛”。

初，靖康以金人入寇，置四道都总管，分制诸路，以卫京师。有诏事得专决，财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调发，有警则留其副以守，而都帅自将入援。既而南道都总管张叔夜统兵三万至京城下，与金战，遂除金书枢密院，从二圣北狩；南道都总管胡直孺亦统兵勤王，战败，为金所获，后遣之还。惟副总管、直龙图阁朱胜非留治应天府事。胜非颇能均节调度，帑藏得以不空。至是上即位，犒赐半出于此。叔夜，耆之孙；直孺，开封人；胜非，上蔡人也。

辛卯，上谓宰执曰：“少帝事上皇，仁孝升闻，爰自临御，沈机渊断，圣不可测，乃遭厄运，暂为北狩。朕念手足之恩，尝若神会。太后当二圣北辕，以圣德起于宫闱，乃眷朕躬，应天历数，累章劝进，于国有功。靖康皇后宜上尊号曰‘孝德渊圣元祐皇后’。册为‘隆祐太后’。”

壬辰，宰执奏事，张邦昌先退，上问黄潜善等曰：“朕何以处邦昌？”潜善等曰：“邦昌僭号，罪在不贷。然为金人所胁，不得已而从权，惟陛下睿断处之。”上曰：“邦昌小心，不幸逢此，虽不能死，然遭变从权，使宗庙不隳，社稷不坏，一城生灵，获全肝脑。金人才退，遣人赍书赴诉，及归宝玺，骏奔来朝，北面事朕。既贷其初，欲馭以王爵。异时金人有词，使邦昌具书报之曰：‘中国不忘赵氏。’彼师不旋踵，而天下勤王之师皆左袒归宋，故邦昌惧，不待问罪，幸保首领而反藉于朕，使金人知天下之归出于自然。卿等以为何如？”潜善等曰：“陛下圣意高远，非臣等所及。”于是邦昌罢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上即命潜善等募忠信能专对之士，奉使

通问，除作国书。命邦昌更作金人书，早遣使行。寻诏：“加邦昌太傅，依文彦博故事，每月两赴都堂，以称朕优礼之意。”

册贤妃韦氏宣和皇后；立嘉国夫人邢氏为皇后。

侍御史绩溪胡舜陟首言：“今日措画中原，宜法艺祖命郭进、李汉超、董遵海等守边之术，以三京、关陕析为四镇，拱、滑、颍昌隶东京，郑、汝、河阳隶西京，恩、濮、开德隶北京，而同、华、陕隶京兆。择人为节帅，使各以地产之赋，养兵自卫，且援邻镇，如犬牙相错。又京帑积钱千余万缗，宜给四镇为余本。若四帅得人，则隐然为国长城。庶几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诏付三省。未几，言者谓舜陟为台官而事伪庭，遂除秘阁修撰、知庐州，其议遂寝。

门下侍郎耿南仲告老，癸巳，除观文殿学士、提举洞霄宫；而大元帅府参议官耿延禧、高世则，亦皆以官观去。

上欲命相而难其人，黄潜善、汪伯彦皆元帅府旧寮，新擢执政，人望未孚，惟资政殿大学士李纲当靖康京城初被围时，能建议力守，后宣抚河南救太原，虽无功而士论恕之，谓其平日有志，在今日可用。甲午，纲自外除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纲，邵武人。先是渊圣除纲领开封府，道梗尚未赴也。

金主晟起燕，云，上、中京，辽东、西，长春，平州凡八路民兵，隶于诸万户，分寇两河。于是渤海万户托卜嘉（原名挾不也，今改正。下同。）屯河间府，女贞副统苏赫（原名韶合，今改正。下同。）屯真定府，契丹都统马五屯平阳府，女贞万户尼楚赫（原名银朱，今改正。下同。）屯太原府，女贞万户娄宿屯河中府，而雄、霸、岚、宪、泽、潞诸州皆有万户入屯。自金之初入寇也，朝廷许诸郡得便宜行事，故各务自保。逐路帅司不调发，无连衡合纵之势；又金兵方盛，非一州之力所能敌，故令得併兵，既破一州，又攻一州。至是女贞副统蒙克（原名蒙哥，今改正。）进据磁、相。诏遣统制官马忠、张焕将所部各五千人，自恩、冀

趋河间以袭之。时靖康执政皆去，而金书枢密院曹辅已被病，丙申，卒。

丁酉，诏：“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庙有大功，而奸臣造言，仰诬盛德，著于史牒，以欺后世。可令国史院据实而修，播告天下。”于是蔡卞、邢恕，皆追贬之。

诏遣统制官薛广、张琼将所部各三千人，广自内黄，琼自开德，过河北山水寨义兵二万同复磁、相。寻以宣教郎临江傅云借工部侍郎为祈请使，又令广、琼等且驻河南。戊戌，以吏部侍郎谢克家为翰林学士，徽猷阁侍制、北道副总管颜岐为御史中丞；翰林学士莫俦除述古殿学士，承旨吴玠除龙图阁学士，皆奉祠而去。俦，归安人；玠，清流人也。

知扬州许份言：“济、郢与寇为邻，南京虽兴王之邦，而寇骑屡至；惟扬州前江后淮，有险可恃，愿驻蹕于此。”是日，诏略曰：“屡方勤于北顾，难遽议于东巡。”份，侯官人，将子也。

初，江宁府禁卒周德等叛，执知府宇文粹中，杀官吏，婴城自守。曾经制官属官鲍贻逊统勤王兵七千至城下，发运判官方孟卿檄贻逊进兵逼城，德等乃受招安。粹中，华阳人。靖康初，自右丞出帅。贻逊，龙泉人；孟卿，鄱阳人也。时新除右仆射李纲行次江宁，因与漕臣、权府事吴人李弥逊谋，是日，诛首恶五十人，其众千余人令提举常平官王枋部赴行在。

资政殿学士宋城路允迪，靖康初为金书枢密院，未几，奉祠去，丁未，召为吏部尚书。（案原钞本“资政殿”上有“癸卯”二字，不可解。考《宋史宰辅表》，路允迪以靖康元年正月辛巳，除资政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六月癸卯，以资政殿学士、提举醴泉观。二字当因此误衍。《系年要录》载，丁未，资政殿学士、京城抚谕使路允迪守吏部尚书。注引熊克《小历》允迪靖康初云云。今据删。）